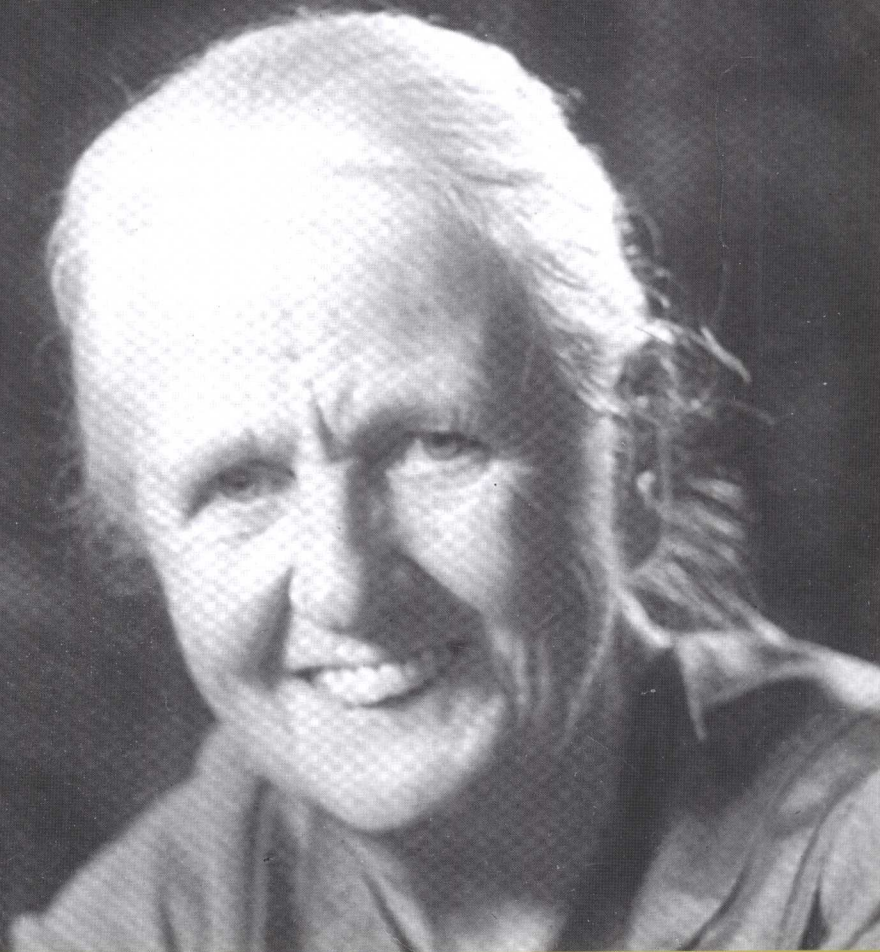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JOAN
ROBINSON
琼·罗宾逊

[澳]杰弗里·哈考特 普吕·科尔 著
苏 军 译

华夏出版社

JOAN
ROBINSON

琼·罗宾逊

[澳]杰弗里·哈考特 普吕·科尔 著

苏 军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琼·罗宾逊/(澳)哈考特,科尔著;苏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Joan Robinson*

ISBN 978-7-5080-5929-7

I. ①琼… II. ①哈… ②科… ③苏… III. ①罗宾逊, J. - 经济思想 - 研究 IV. 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7061号

G. C. Harcourt and Prue Kerr; *Joan Robinson*

Copyright © G. C. Harcourt and Prue Kerr 2009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Palgrave Macmillan 授予华夏出版社, 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5950

琼·罗宾逊

[澳]杰弗里·哈考特 普吕·科尔 著
苏军译

选题策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夏元元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开

印 张: 20.25

字 数: 273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4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琼·罗宾逊/(澳)哈考特,科尔著;苏军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1

书名原文: *Joan Robinson*

ISBN 978 - 7 - 5080 - 5929 - 7

I. ①琼… II. ①哈… ②科… ③苏… III. ①罗宾逊, J. - 经济思想 - 研究 IV. ①F091. 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7061 号

G. C. Harcourt and Prue Kerr: *Joan Robinson*

Copyright © G. C. Harcourt and Prue Kerr 2009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Palgrave Macmillan 授予华夏出版社, 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0 - 5950

琼·罗宾逊

[澳]杰弗里·哈考特 普吕·科尔 著
苏军 译

选题策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夏元元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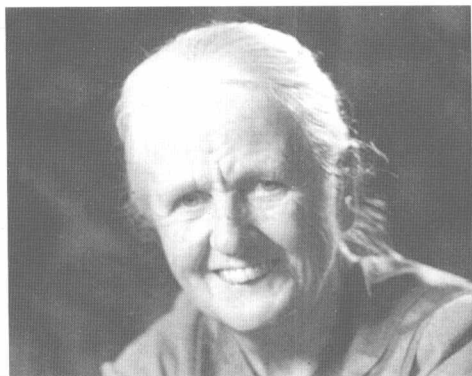
字 数: 273 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4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序 言

两位作者都有幸认识琼·罗宾逊本人，杰弗里·柯林·哈考特是从1955年开始认识的，普吕·科尔是从1978年开始认识的。正如我们在第12章的总结中提到的那样，关于本书探索的问题，我们已经写过了百余篇论文。就哈考特来讲，他在1982年从阿德莱德返回剑桥，其主要学术原因就是写琼·罗宾逊及其学术圈子的学术史。本书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共同发现的东西整编在一起，集为一册，把我们确信是罗宾逊遗产的大量内容在一本书里展示出来。这也是我们对一位广为人们爱戴的老师、同事和朋友的颂词。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罗伯特·迪克森、克里斯蒂纳·马库左给予了评论指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丛书总编托尼·瑟尔沃详细认真地通读底稿，都对我们帮助极大。我们并没有完全听从托尼的建议，但对他的支持和鼓励，我们还是非常感激的。需要感谢的还有黛布拉·阿姆斯特朗、珍妮特·纳斯、简·斯塔恩斯和黑泽尔·约克，他们在底稿手稿的准备过程中提供了很大帮助。此外，剑桥马歇尔图书馆、新南威尔士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查找难以计数的书目文献方面提供了殷勤帮助。最后，许多同事和朋友在我们评价琼·罗宾逊对我们的“可怜的学科”（凯恩斯，*C. W.*，vol. XIV，第190页）的贡献时都极大地帮助我们，人数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和通常一样，杰弗里·柯林·哈考特感谢琼·哈考特，感谢她

2 琼·罗宾逊

伟大的爱，感谢她对这一事业的一贯支持。这一事业经过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普吕·科尔感谢史蒂芬妮·布兰肯伯格，感谢她无穷无尽的慷慨大方，还要感谢韦斯利·里格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耐心和信任。

鸣 谢

剑桥政治经济学学会基金
剑桥经济学院马歇尔图书馆档案部
剑桥英皇学院现代档案中心
剑桥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档案部
伦敦经济学院档案部
英国广播公司文字档案中心
博洛尼亚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
西澳大利亚大学英语交流文化研究系

缩略语表

- GCH 杰弗里·柯林·哈考特 (Geoffrey Colin Harcourt)
- JVR 琼·维奥莉特·罗宾逊 (Joan Violet Robinson)
- EAGR 爱德华·奥斯丁·戈西奇·罗宾逊 (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
- JMK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 RFK 理查德·费迪南德·卡恩 (Richard Ferdinand Kahn)
- NK 尼古拉斯·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
- C. E. P.* 《琼·罗宾逊论文选》，五卷含索引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of Joan Robinson, five volumes plus Index*)
- C. W.* 《凯恩斯论文选》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 EIC*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 EME* 《论马克思的经济学》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设计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的目的,是通过揭示历史上和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生活和工作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经历的事件,来阐明他们的经济思想。该系列丛书的写作风格简洁流畅,不仅令专业经济学家深感兴趣,也令经济学学生和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外行人读起来意兴盎然。

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3. 纲纳·缪达尔
4. 弗兰科·莫迪利亚尼
5. 约瑟夫·熊彼特
6. 卡尔·马克思
7. 皮耶罗·斯拉法
8. 罗伊·哈罗德
9. 迈克尔·卡莱茨基
10.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
11. 阿瑟·庇古
12. 阿瑟·刘易斯
13. 亚当·斯密
14. 丹尼斯·罗伯逊
15. 尼古拉斯·卡尔多
16.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17. 琼·罗宾逊
18. 罗伯特·索洛

目 录

序 言	1
鸣 谢	3
缩略语表	4
第 1 章 简 介	1
第 2 章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19
第 3 章 琼·罗宾逊和她的学术圈子：《通论》出版前后	29
第 4 章 琼·罗宾逊论证中的马克思	43
第 5 章 琼·罗宾逊与理论至上年代中的经济计划	75
第 6 章 《资本积累》的构成	101
第 7 章 技术选择与资本理论大辩论	131
第 8 章 《资本积累》之后：辩护与发展	153
第 9 章 琼·罗宾逊对发展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看法	181
第 10 章 《现代经济学导论》：一盏不亮的灯？	213
第 11 章 忧心学者的使命：琼·罗宾逊的三本畅销著作	241
第 12 章 结论：琼·罗宾逊的遗产	261
参考文献	291

第 1 章 简介

毫无疑问，琼·罗宾逊（1903—1983）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女经济学家，^① 本书就是关于琼·罗宾逊的学术传记。书中，我们从她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第一本著作开始，直到她死后在 1985 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对她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主要贡献作了重新叙述。她的故事与 20 世纪剑桥经济学派的故事丝丝相连、紧密相扣，其中包含了如何看待经济学、如何研究和讲授经济学等问题的重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琼·罗宾逊及其学术同伴，也就是我们称为第一代凯恩斯门徒的那些人作出了重要贡献，时间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战后的许多年。这些骨干分子中的大多数人直到死前一直保持着活跃，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间去

^① 请注意，琼·罗宾逊对于这样的描述可能会很生气。玛乔丽·特纳在谈论玛丽·佩雷·马歇尔对《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罗宾逊，1933a）的反应时指出，琼·罗宾逊“认为自己的名誉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名誉，而不是一个女经济学家的名誉”（特纳，1989，第 12~13 页；还可参见下文）。

世了（当然，凯恩斯不在其中，他去世于1946年）。^①

既然理性与人格息息相关，我们探视一下琼·罗宾逊的生活经历似乎就不能算是游离主题。我们相信，要想理解她对与她相关的理论发展所付出的热情，就有必要在开始的时候描述一下她的背景、她的祖先以及她的培养教育情况。我们将在本章下一部分讨论这些内容。随后，我们略加探视，希望借此了解这位知识女性的学术生活。她写的东西理论高明，分析精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要题目。最后我们将对她直到1983年8月去世的职业生涯作一个简单概括，那时距离她80岁寿辰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②

1903年10月31日，琼·罗宾逊出生于萨里的坎伯利，父亲是英军少将弗雷德里克·毛瑞斯爵士，毛瑞斯的妻子是海伦·玛格丽特·马什。他们共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罗宾逊排行第三。琼·罗宾逊的父辈几代都是激进的异见分子（是政治上的，不是宗教上的），曾祖父F. D.毛瑞斯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职业军人和军事史学家。在1918年那场臭名昭著的众议院毛瑞斯辩论中，她的父亲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见下文）。她的外祖父弗雷德里克·马什是一名外科医生，后来成了剑桥大学外科教授、剑桥唐宁学院专家。她的舅舅爱德华·马什爵士是艺术鉴赏家和文学评论家，做过一连串政界要人的私人助理，其中包括丘吉尔的助理。琼·罗宾逊的父亲有点像堂吉诃德，但他却是原则性很强的人，他的这一性格特征遗传给了自己的女儿。他是一名优秀的职业军人，对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同事充满热情，无限忠诚。当他感到英国政府，尤其是劳合·乔治试图把1918年年初西部前线令人恐怖的错误归咎于军队时，他写信给几家主要报纸，用证据说明内阁的陈词是错误的。他们争议的问题是英国

① 路易吉·帕西内蒂在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琼·罗宾逊的条目当中，对他们的方法和相互关系作了成功的描述，也对他们的集体贡献作了评估（帕西内蒂，1987；还可参见帕西内蒂，2007）。

② 《剑桥经济学杂志》（她是赞助人之一）的编辑们一直准备发行一本庆祝她80岁生日的特刊。不幸的是，它不得不改为纪念专辑（参见1983年特刊）。

军队是否有能力对付德国军队的凶猛进攻，还有到底是谁决定了英军的名额编制，是政客还是部队首领。总体来讲，毛瑞斯的想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行为也无可厚非（劳合·乔治从未承认这点），可他还是被迫在1918年4月离开了军队——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一个“只吹口哨”的在役军官是“不合格军官”。他随后在位于伦敦的东伦敦学院（就是后来的玛丽皇后学院）担任院长。^① 琼·罗宾逊曾经说过，当她还是一个14岁的在校学生时，就被人们称作是毛瑞斯的女儿，自那时起，内心世界的生活对她来讲要比现实生活更加真实。^② 她在这个结合点上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转变。我们推测，她儿时梦幻般的生活，或许暗示了她何以成为如此强劲有力的理论家，冷酷无情、逻辑清晰的作家和评论家。

琼·罗宾逊就读于圣保罗女子学校（她的父亲曾就读于对应的男子学校），随后于1922年去了剑桥的格顿学院。她读的是历史，为了搞清贫困和失业的种种原因，她选读了剑桥的经济学荣誉学位。可她认为，老师尤其是她在格顿的督员玛乔丽·塔潘-霍朗德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师生之间在学术上互相反感）。^③ 在1924年和1925年分别进行的两次荣誉学位考试中，她都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参见特纳，1989，第17~18页），但她还是不能获得正式学位，因为1948年之前女性在剑桥是没有这项权利的。她确实说过，得了第二名令人“非常沮丧”，我们由此推测，约翰·希克斯在大约同一时间获得了牛津政治经济哲学

① 参阅威尔逊和普莱尔（2004，2006），其中可以找到对毛瑞斯辩论以及与辩论有关的事件和问题的引人入胜的叙述。

② 和哈考特的私人谈话。

③ 人们在战前战后普遍认为，玛乔丽·塔潘-霍朗德应该对琼·罗宾逊未能当选格顿的教员负责（琼·罗宾逊在退休之后，才成为格顿学院的荣誉成员，每年的10月31日相聚一次的琼·罗宾逊学会才成立）。玛乔丽·特纳记载了她们之间互相喜爱的私人情谊，甚至说塔潘-霍朗德对自己以前的学生很关心，但她强烈反对琼·罗宾逊“弥赛亚式”的教学方法。（塔潘-霍朗德是丹尼斯·罗伯特森的盟友，罗伯特森和琼·罗宾逊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参见特纳（1989，第14页）。）

第二名的消息可能始终未能带给她太大安慰。

1926年，她和奥斯丁·罗宾逊结婚。奥斯丁已于1922年毕业于，当时是基督圣体节的未婚成员。就在结婚之前，他得到了一份工作，是给印度瓜廖尔大公当私人教师。大公当时不满10岁，父亲刚刚去世。凯恩克罗斯（1933，第30页）说，是“琼让奥斯丁注意到了这份工作合同”，因为琼和大公家族一位至交的女儿是密友。奥斯丁得到了一份预计持续8年到10年的工作，薪金免税，待遇丰厚。婚后两个月，琼和奥斯丁乘船驶往孟买。

他们在瓜廖尔的生活，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在印度享有的特权。关于他们生活的详细情况，琼和奥斯丁都在短篇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特定方面。奥斯丁记录到，他们每天6点半左右起床，先喝茶，然后骑马或驾车，穿过牛车往来的街道，来到阅兵场，大公和他的妹妹将在这里接受骑术训练。琼和奥斯丁高兴的时候也会骑骑马。7点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骑马返回王宫。这时候，琼和奥斯丁，还有和大公一起学习的四个男孩就会跟在后面。到家后，先是在锡浴盆中洗澡，然后是早餐，奥斯丁随后去学校上三个小时的课。琼也不闲着，她给当地报纸写书评（从她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不错的书评家），或者是为奥斯丁写的东西挑错；当时奥斯丁已经着手对自己的印度经历撰写分析文章。他们一起午餐，午睡片刻，然后是印地语课。课后，奥斯丁带着男孩们打板球，琼则带着女孩们打羽毛球，还有另一种她不怎么会玩的宫廷球类游戏。他们和孩子们一起锻炼几个小时。晚上6点半或者7点，他们开车去俱乐部，会会同胞。琼会要上一杯杜松子柠檬水，一边读过期的报纸，一边和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闲聊，有时也会游泳，或是打一场网球。奥斯丁写道，“人们谈话的声音很低，有点像智者的交谈，实在不适合在俱乐部进行”（EAGR/7/1/2/23）。罗宾逊夫妇回家后，洗个澡，穿好衣服，准备去吃晚餐。琼记下了某晚在宫里吃晚饭的情景。她尴尬笨拙，木讷于言，显然那时的她对如此奢华的社交场合还很不习惯。琼还描述了她某一天晚餐时的“丧气心

情”，“我一口咬下去，发现里面全是我不喜欢的肉”（EAGR/7/1/2/24），她惊慌失措了。她继续写道，“我的脑袋一下子就蒙了，一句话都想不出，不知道对人说些什么”，只好客客气气地等在那里，直到“我们好像可以离开”为止（EAGR/7/1/2/46）。

在瓜廖尔的时候，奥斯丁为王子起草了一本评论印度各邦与英国皇室关系的书的大部分内容。凯恩克罗斯（1933，第30页）报道说，“[1928年]6月底，王子的代理人汇聚德里，他们得出结论，‘这一经济案例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琼曾经去德里帮助他们现场完结此案，他们于是邀请琼同他们一道返回伦敦进行汇报。7月初，她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旅途”（同上书，第30页）。在伦敦，她帮忙汇报了这件关于王子的案件。就在她还在伦敦的时候，奥斯丁离开了现有岗位，准备返回英国（又见塔赫，1990a，第1章）。

奥斯丁和琼还起草了一本关于人口的著作的大部分内容，讨论了行业回报递减或是稳定递增情况下印度的最佳人口数量。他们认为，印度的最佳人口数量应当出现在每个人都获得了最多的社会福利，多种多样的行业门类之间出现均衡的时候。到达伦敦之后，琼一边继续加工这份手稿，一边等待奥斯丁回来。然而，随着他们在剑桥的新生活的开始，她的兴趣被其他东西所吸引，这些草稿就被放弃了。

剑桥是他们二人此后的生活基地（奥斯丁死于1993年）。1929年，奥斯丁获得了大学讲师的职位，并于1931年当选为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成员。琼·罗宾逊却一直等到1934年才获得助教职位，这是她的第一个教职。她从未在任何学院执过教，但担任过很多学院的学生督员。她渐渐认识了剑桥的大人物凯恩斯，特别是凯恩斯的得意门生理查德·卡恩，后者在1929年当选为英皇学院成员；皮耶罗·斯拉法在1927年来到剑桥，讲授高级价值理论，凡是她讲的课，琼差不多肯定去听；琼还认识了毛瑞斯·多布，他和奥斯丁同年毕业，正在成为英国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有杰拉德·夏夫，琼在本科的时候就听过他的课；

詹姆斯·米德来自牛津，1930~1931年在剑桥待了一年，是剑桥“竞技场”的成员；还有丹尼斯·罗伯特森，琼也去听过他的课，但两人关系紧张，相互敌视，20世纪30年代之后尤其如此；她当然也认识了政治经济学教授A. C. 庇古，他非常喜欢琼·罗宾逊，称她为“荣誉男人”（他讨厌女性，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众所周知的）。

琼·罗宾逊与同事关系密切，她在剑桥生活的50多年中，一直与其中一些人维持着亲密友谊。理查德·卡恩是她的知己，也是她最为信赖的评论家。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卡恩，还把正在撰写的东西送给卡恩阅读，而卡恩总是一丝不苟。她曾按计划为卡恩的一本论文集草拟过一篇推介文，但未曾出版。她在文章中写道，“我特别记得，大家承认在任何就业水平之下总会有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短期均衡，作为重要步骤，卡恩建议在投资品产业和消费品产业之间画一条隔线，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那时我们都还没有听说过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JVR/i/8/4）。关于卡恩，琼曾经写道，“有个问题是必须要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思维敏捷、能量充沛的人，为什么发表的东西不是很多？答案部分在于，卡恩这个人的慷慨大度是别人少有的，他不仅把自己的时间给了凯恩斯，给了我，还给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和同事，还有那些让他帮忙看稿子的陌生人”（JVR/i/8/6）。

她和皮耶罗·斯拉法的友谊始于20世纪20年代。“皮耶罗是我最珍贵的珠宝”（RFK/13/90/3/249）。他们的感情很深，这一点在她住院时他写来的带有调笑意味的信中表现了出来。琼在她的小册子《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中以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大陆经济学家”的形象，斯拉法对此回应道，“我知道你是在嘲弄我，可受到这样的嘲弄也很不错啊”。当她在医院疗养的时候，他在一次探访（1939年1月31日）之前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历史预测的问题，条件是必须远离那些先知，但很遗憾，我知道你和他们太近乎了”（JVR/vii/431/25）。几个星期之后，斯拉法向她诉心里话，谈了他被接受为三一学院成员时的极